

玉芝堂談叢

第四冊

進步書局校印

明徐應秋輯

筆記小說大觀集

王之定  
文獻卷  
之定  
文獻卷

卷之定  
文獻卷

卷之定  
文獻卷  
之定  
文獻卷

卷之定  
文獻卷

玉芝堂談薈卷之七

姑蔑徐應秋君義父輯

擲果滿車

晉王濛美姿容常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馨兒耶。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婦人悅其美遺以新帽。潘安仁妙有姿容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連手榮之左思絕醜亦效岳遊。于是群嫗亂唾委頓而反。又岳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載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拾遺錄琅邪王溥家貧不得仕。搖筆洛陽市傭書為人美形貌又多文詞。俄其書者丈夫賜其衣冠。婦人遺其金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十廩。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

雷破柱不驚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大雷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諸葛瑾從魏帝拜陵。列於松柏下。霹靂中所立樹而顏色不改。南唐書陸昭符為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暴雨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伏。紹符不懼。據案叱之。雷電遂散。得鐵索重百觔。異苑勝放。太元初夏枕文石卧。忽暴雨。雷震其枕。忽四散。旁人怖

懼而故獨自若。云微覺有聲。不足意也。宋人四六迅雷破柱而不驚。秋月照潭而自許。

### 鬼董狐

晉干寶撰搜神記時人稱之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元魏使李騫入梁見佛寺旁執板筆者謂之尸頭騫曰此僧之董狐也又六朝人撰酒經時謂酒之南董黃長睿號書之董狐宋謝希深上啟楊文公云叟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書于扇上曰此文中虎也陳得甫亦自稱為文中虎羅鄴牡丹詩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時人謂之詩虎唐李陽冰善書竇泉稱為書中虎

### 登龍門

漢李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晉王衍善玄言惟談莊老為事理有所不安即改更朝野翕然謂一代龍門陸倕與任昉俱為竟陵王西園之客及昉為憲司簪裾輻輳預宴者號曰龍門之游袁昂在朝謇譏號曰宗臣雅有倫鑒游處不雜入其門者號曰登龍門釋慧持形長六尺風神儔爽時沙門皆望風推服有升持堂者皆號登龍門

封還詞頭

邵博聞見錄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制書康定間富弼知制誥封還詞頭中書舍人繳詞頭自公始又王翬聞見錄富弼知制誥封還遂國夫人詞頭朝論謂無近比然多是弼嘗致續通典中所載長慶元年中書舍人白居易繳還獨孤朗溫造李肇王鎰四人除刺史詞頭云臣未敢誤進則唐中書舍人已有封還詞頭故事非始於鄭公也吳曾漫錄仁宗朝胡宿武平知制誥封還楊懷敏詞頭上問宰相故事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然則唐典故給事中亦草制耶又韓渥金鑾密記崔貽範于鳳翔圍城中挾李茂貞起復作相渥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中人以詞頭投渥曰學士毋以性命為戲渥不答局戶而寢明日無草制宣讀茂貞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薦貽範朕不拒渥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

折角巾

郭林宗遇雨巾墊一角時人至折巾以效之王遵業常穿角履好事者至毀新履以學之獨孤信馳馬其帽微側而吏人慕之咸側其帽宇文述以耳冷製巾拍耳人學

之為許公拍勢王儉作解幘斜插簪朝野一時倣之長孫無忌以羊毛為渾脫帽時人慕之目為趙公渾脫蘇子瞻戴長笛帽而一時效之謂之東坡巾王導製練衣而朝士一時效尤謝安執蒲葵扇而貨者獲利十倍名賢之為時崇尚如此

### 霓裳奏樂圖

王維書畫特臻其妙有得奏樂圖者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七疊第一拍也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始有拍而舞作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誤咸服其精國史補則云維嘗至招國坊庾敬休宅見屋壁畫有奏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用指無差者按凡畫奏樂止能畫一聲不過金石管絃同用一字耳何曲無此聲豈獨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或疑舞節及佗舉動拍法中別有奇聲可驗此亦未然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樂天詩中序肇驂初入拍中序即第九疊也第三疊安得有拍或說常有人觀畫彈琴圖曰此彈廣陵散也此或可信廣陵散中有數聲他曲所無如口攏聲之類是也

王充論衡子貢滅鬚為婦人。人不知其狀。豫讓吞炭漆身為厲。人不識其形。幽通賦注。衛蒯瞖亂。子羔滅毚鬚。衣婦人衣逃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為其間乎。弘明集宗炳答何承天云。顏夭冉疾。由醯子族賜滅其鬚。

### 肉屏風

肉屏風者。楊國忠也。肉陣者。亦楊國忠也。肉腰刀者。李林甫也。肉鼓吹者。李匡遠也。肉臺盤者。孫歲也。肉疾者。申王也。肉飛仙者。沈光也。肉几者。黃麻兒也。肉磨者。晉宦者也。肉翅者。魏鈴下卒也。肉譜者。李守素也。肉雷者。來詔以決罰為事。每肆枯木之威。則百用號呼。震動一邑也。

### 不曉天

老學庵筆記。長夜飲。或以為達旦。非也。薛許昌宮詞云。畫燭燒闌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所謂長夜之飲耳。宋景文好客。會賓于廣廈。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歌舞相繼。坐客忘疲。但覺漏長。啟幕視之。已是二晝。名曰不曉天。金樓子。盧林威王續之內也。千門相對。萬戶如一。齊內施木天以蔽光景。春花秋月之時。暗如徹燭。內人有不識晦明者。歐陽文忠歸田錄。華元郡王允良。

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暮始興。盥濯櫛漱不冠而出。然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繇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

問腹

王丞相指周伯仁腹問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但足容卿輩數百人。伯仁見顧和搏虱不動。指其腹問曰。此中何所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唐明皇指祿山腹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章子厚坦腹問蘇子瞻曰。此中何所有。蘇曰。此中都是謀反的家事。蘇亦一日坦腹問諸姬曰。知吾此中何所有。朝雲對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同一問也。而周語誇蘇語狎。朝雲語雋巧。顧語玄遠。祿山語謫佞最為下矣。

不識丁

今人不識字者。稱不識一丁。唐書有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王楙引續世說。謂个字之誤。及張翠微考異。亦謂个字。又引蜀志南史。皆有所識。不過十字語。劉知幾謂生平所識。僅通十字。復以為十字之誤。三說未知孰是。莊子謂丁字有尾。丁尾左引。非右引也。然則莊子亦可謂不識一丁矣。又秦苻堅載記。太元七年。饗群臣于前殿。

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得。因擢為上第。焦弱侯曰：莊子丁字有尾。若直不曲。古下字也。古下作丁。上作上。又按丁字何字容以為也字。未知孰是。然則姜平亦不識丁者耶。為之一粲。

### 燒尾宴

談賓錄蘇瓌除尚書僕射時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曰燒尾宴。瓌竟不燒尾。帝問之。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宿衛有三日不食者。臣愚誠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然韋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湜復舊官中官皆令興慶池燒尾。則非獻食天子也。又士人登第必展歡宴亦謂之燒尾。說者謂虎化為人惟尾不化須為燒之乃得成人。封氏聞見錄貞觀中太宗嘗以燒尾事問朱子奢。子奢曰：新羊入群。眾羊群觸之必燒其尾乃定。故士人登進遷除設宴謂之燒尾。又說魚化為龍者必有雷燒其尾。清異錄有韋巨源拜尚書令燒尾食單。唐人啟霧能蔚豹雷可燒龍。

### 請灰釘

談苑徐錯欲註李商隱樊南集至代王茂元檄劉蕡書喪見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  
戈散地釘灰之望斯窮不知其事本後漢杜駕賦焚康谷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語  
也今按灰釘若如上說則何以言望窮也考晉史王凌傳凌請灰釘于司馬懿懿送  
與之凌即自殺又梁書徐勉請禁連賓疏屬纊才畢灰釘已具徐陵陳霸先九錫文  
玉斧將揮金鉦且戒祆酋震懼遂請灰釘則李文之義益取此耳

賞等身金

舊唐書郝玼鎮臨經勇敢無敵聲振虜廷普贊下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玼者賞之以  
等身金楊用修曰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誦之謂之等身  
書張子野歸朝歡詞云聲轉轆轤聞露井曉汲銀瓶牽素綆西園人語夜來風叢英  
飄墜紅成遇寶貌煙未冷蓮臺香蠟殘痕凝等身金誰能買此好光景不觀賈黃中  
傳知等身金為何語乎按用修以等身書為等身金出處似未見舊唐書也

號黑雲都

唐末軍人多以都為號楊行密有銳士五千衣以黑縕黑甲號黑雲都田頤自料死  
士數百號爪牙都劉仁恭悉發男子十五以上為兵涅其面曰定霸都董昌有五千

餘姓當族誅。因貸其死而厚養之。號爲感恩都。李嗣原有騎兵五百號橫街都。朱瑾募軍中驍勇者。點雙雁于頰。號雁子都。李克用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雁都。朱溫選富家子之有材武者。置帳下。號廳子都。周世宗伐蜀。蜀軍涇斧形號破柴都。又王式傳忠武。戍卒服短後褐。以黃冒首。南方號黃頭軍。臺城內募敢死士。以攻侯景。謂之僧騰客。尉遲迴軍。綠巾錦襖。號黃龍兵。唐人間周師至。操農器爲兵。精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契丹謂精兵爲鐵鷗。李克用軍皆衣黑。謂之鷗軍。唐裴開守邢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

鄭虔三絕

鄭虔三絕。書絕。畫絕。詩絕也。顧凱三絕。才絕。畫絕。癡絕也。王贍三術。射碁酒也。見梁書李揆三總門第。人物文章也。宋令文三絕。工書能文有力也。虞世南五絕。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也。李邕六絕。義烈英厲。正直詞辯。文章書翰也。荊州陸此赤。張璪。畫松符載贊之。衛象詩之一。時稱爲三絕。又皇象工書。嚴武善圍碁。宋壽占夢。曹不興善畫。蒜城鄭嫗善相。及吳範。劉愬。趙達。善算。時人謂之八絕。謝瞻作喜霽詩。靈運寫之。王琨詠之。王宏以爲三絕。謝靈運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三寶。韋嗣立拜中書。

令蘇環署官誥。題為之詞。薛稷書。時謂之三絕。梁宣成王于東府起齋。令顧野王畫古賢。命王叔書贊。時人稱為三絕。尚書故實。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鑄字。謂之三絕。開天傳信記。元宗封泰山。迴車次上黨。父老壺漿迎謁。上存問錫賚有差。及車駕過金橋。遂召吳道元等同製金橋圖壁容。及照夜白馬。陳閑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帷幕。吳道元主之。狗馬驢騾。牛羊橐駝。獮猴。獨四足之屬。韋無忝主之。圖成時謂三絕名畫。記隋田楊二君與鄭法士同于京師光明寺畫小塔。鄭圖東壁。田圖西壁。南壁楊畫外邊四面。是稱三絕。王右丞畫山水松石風標特出。慈恩寺東院。與畢庶子。鄭廣文各畫一小壁。時號三絕。

海棠睡未足

古人多以花比美人。楊妃外傳載。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時太真卯酒醉未醒。侍兒扶而至。明皇曰。豈是妃子醉耶。海棠睡未足耳。東坡海棠詩。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粧。正用此事。張宏範詠海棠。醉臉勻紅向人無語。誇顏色。一枝香雪猶染嵬坡血。庭院黃昏燕子來。時節芳心含露垂。香頰羞對開元月。又以楊妃詠海棠矣。又花間集有一枝嬌。卧醉芙蓉之語。本拾遺記。寶歷二年。浙東貢舞女飛燕輕鳳藏之。

金屋寶帳宮中為之語曰寶帳杳重重一雙紅芙蓉李賀詩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鬢  
墮髻半沉檀轆轤咿啞轉鳴玉驚起芙蓉睡新足天寶遺事太液池有千葉白蓮盛  
開與貴戚宴賞左右皆嘆羨之帝指貴妃示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袁寶兒每夜採  
水仙花一斛覆裙襦其上詰朝服以見帝帝謂肉身水仙

受餐返璧

今世稱所返璧蓋左傳所謂受餐而返璧也若以周敬王事擬之則佳秦始皇事擬  
之則不雅子朝與敬王戰投璧于河後二日津人得之于岸將賣之石也後敬王事  
定獻之復為玉秦始皇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  
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奉璧具以聞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至無  
識者以返璧為完璧誤用蘭相如事尤為純繆

修文地下

今人言人物故者云賦玉樓或云修文地下用李長吉顏子事也按唐書李賀夢人  
駕赤虬持版召賀曰天帝新作白玉樓請君為記遂卒宣室記則曰賀母夢賀曰上  
帝近遷都丹圃建白瑤宮召某為新宮記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然諸書感不

祥之兆而死者不一而足。戎幕閒談貞元中司勳郎中李朝歸第夢二黃衣人引至一所其人曰時未至須玉魚下也後朝當龍尾道上見一玉魚把玩至家數日卒宋史喬執中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夢神人畀以騎都尉詰旦為客言之談笑而逝幽冥錄許攸夢烏衣吏奉六封書曰府君當為北斗君陳康伯為主簿明年同日而卒歐公子純仲嘗與東坡說吾夢道士特告吾授上帝命汝為長白山主者是何祥也後一年純仲卒錦繡萬花谷邵康節晝睡覺而言曰吾夢旌旗鶴雁自空而下導吾神往矣無以藥相逼也果卒驚聽錄韓文公寢疾夢神人金鎧持戟自稱大聖謂韓曰睢遂骨稅國世與韓為仇討之不能如何韓曰願從討焉不旬日而薨朝野僉載御史中丞□存誠夢僧童數十人持寶幢謂吏曰中丞原是羅漢謫來五十年是故來迎耳未幾卒慶歷中有朝士曉起見美人三十餘麗服靚粧兩兩並馬而行觀文丁度攬轡其後朝士念丁素儉樸無姬侍問之一人曰諸女御迎芙蓉館主耳俄聞丁卒歐陽詩話石曼卿卒有人夢曼卿言我今為仙所主芙蓉城言訖乘青驃如飛呂端知安州日忽見碧衣童子曰玉帝南遊炎州命子糾正群仙炎州苦熱賜清涼丹一粒公取而吞之未幾卒續恆錄涼武公李愬詔徵還京其牙將在洛夢涼公登

天津橋有人乘馬持幡幢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月餘死司馬承禎形狀類陶隱居天降車曰賜司馬承禎尸解去白雲滿庭人謂此車為白雲車

雙鳥化鳬

王喬為葉令每朔望詣闕章帝恠之密令太史伺望之言有雙鳬從東南來羅之乃雙鳥也又盧耽為廣州治中從事有術嘗元會至晚不至及朝列化為白鶴回翔欲下威儀以帝拂之得冉雙履乃驚還就列又南海守鮑靚訪葛洪達旦乃去人訝其無車馬密伺之但雙燕飛至網之則雙履也今羅浮上有遺履軒仙傳拾遺鬼谷先生姓王名翊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橫之術學成別去與一隻履化為犬北引二子即日到秦李仲甫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有相識人去五百餘里常以張羅自業一旦張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也

才幹之敏

古人倉卒應變才思靈敏有出人意表者晉明帝單騎潛入窺王敵營敵覺遣騎追之帝奔乃以七寶鞭顧逆旅嫗扇馬糞王敵追人見馬屎已乾謂帝去已遠仍傳玩寶鞭不復前追爾朱敵字乾羅彥伯之誅敵小隨母養于宮中年十二敵自寶走大

街見童兒群戲解所着綺羅金翠服易衣而遁追騎至不識故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繇是免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汙流節度使劉玄佐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遂起齋場繇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貸不及。因令官為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封寺曰。佛汙止矣。得錢巨萬以給軍需。朝野遺記。航海之役及水濱而衛士懷家流言。呂相頤浩以大義諭解。且以利害曰。先及舟者遷五秩署名而以堂印志之。其不遜倡率者呂皆以側用印為記事定。遂別而誅賞之。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禁苑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曹司大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分俵關廂鋪店。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日新瓦到。如數償還。郡司從之。殿凡咄嗟而辦。又趙從善知臨安宦寺欲窘之一。一日內索朱紅卓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于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張。糊青紅紙朱塗之。即成兩宮幸聚景園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于妓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奉檜當國日。民間以乏見錢告。一時貨壅不售。京兆曹詠以白檜檜即席命召文思院間趣者絡繹既至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緝。將以入進。盡廢見錢不用。約以翌午畢事。富家聞之大窘。盡扶輦宿藏爭取金粟。物價大昂。泉溢于市。翌日寂然。

以鑿午畢事富家陶之大窖盡拔輦與取金粟物作不品是日至  
矣祥符中禁中火時丁晉公主營復宮室患取土遠公乃令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  
巨塹乃決汴水入塹中引諸道竹木簰筏及船運雜材盡自塹中入至工畢後却以  
斥棄瓦礫灰壤實于塹中復為街衢一舉而三事俱濟省費以億萬計李抱貞鎮潞  
州軍資匱缺計無所為有老僧大為郡人信服抱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  
中可乎但言擇日鞠場焚身某當于使宅鑿一地道相連使火作即以師出僧喜從  
之遂陳狀聲言抱貞命于鞠場積薪貯油因為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貞  
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壇執爐對眾說法抱貞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  
其下以俸入壇施堆于其旁繇是士女駢填拾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燄  
擊鼓念佛抱貞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數日籍所得入軍資庫張詠  
知成都遇李順為寇關中皆負糧以餉州師遠不易致城中屯兵三萬而無半月之  
糧詠訪知鹽價素高而民有餘廩乃下佑聽民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  
十萬斛遂奏罷陝運吳道路值歲饑令民採薪鬻出官錢收買却令于常平倉市米  
物歸贍老稚凡買柴二十二萬束候冬鬻之官不傷財民再獲利程珦知徐州久雨  
壞穀珦度水涸時則耕種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十石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